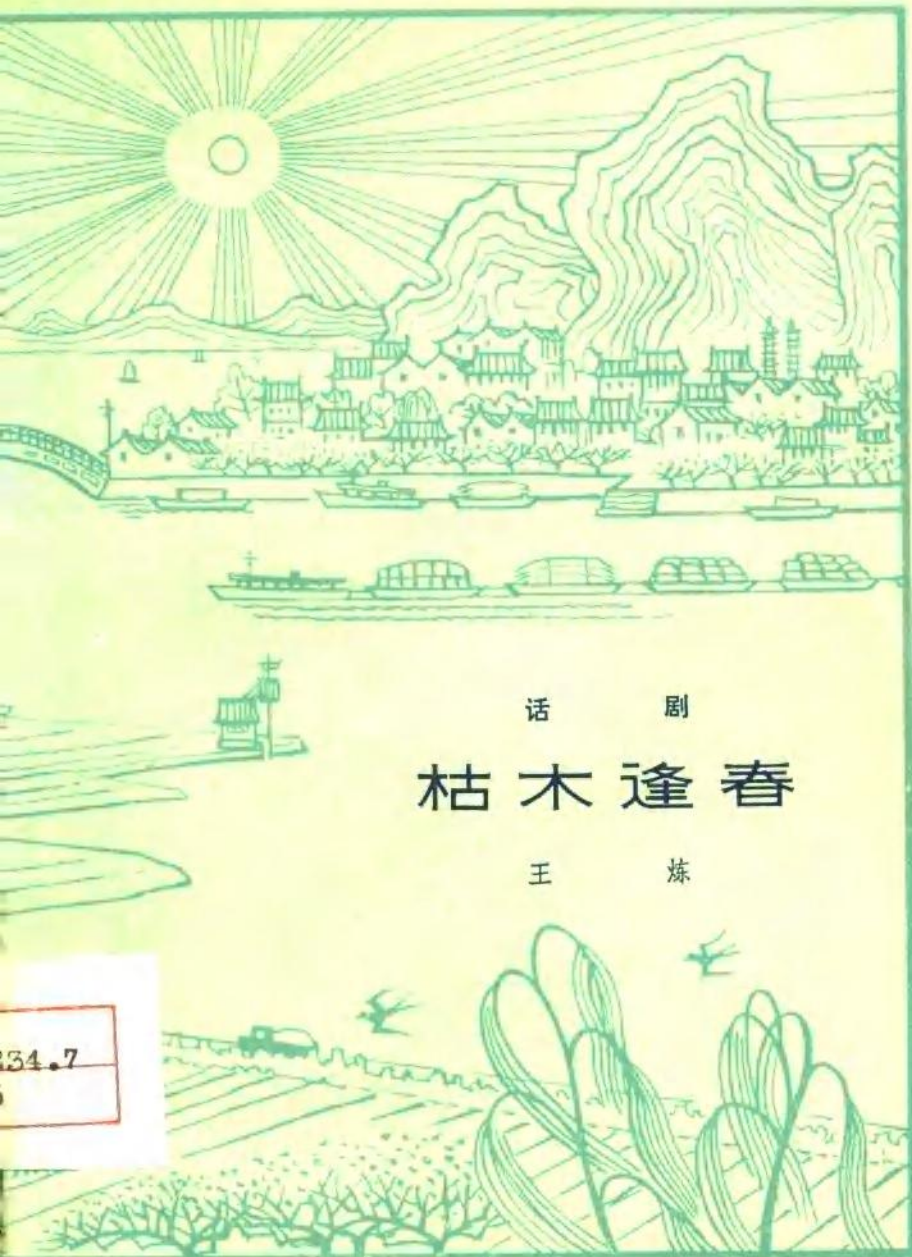




话 剧

枯木逢春

王 炼

34.7

话 剧

枯 木 逢 春

王 炼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浙江嘉兴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5 插页 6 字数 69,000

1960年第1版 1978年6月第3次印刷

书号: 10078·1892 定价: 0.32 元

内 容 提 要

话剧《枯木逢春》是在毛主席的伟大诗篇《送瘟神》的启示下创作出来的。它概括地反映了党对人民健康的关怀和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所取得的辉煌胜利。

剧情是说：解放前，江南各地血吸虫病流行，田园荒芜。方冬哥一家被迫出外逃生，路遇反动派抓丁，童养媳苦妹子不幸失散。解放后，方冬哥当上了拖拉机手，分配到当年逃生路过的村庄，得与苦妹子重逢；但这里的血吸虫病仍严重流行，苦妹子也已成为晚期病人。政府及时建立了血吸虫病防治站。站长罗舜德坚决贯彻党的指示，发动群众积极进行防治，并与资产阶级医学观点展开了斗争，消灭了这个地区的血吸虫病，挽救了苦妹子的生命，使她能与冬哥重新结合，过着幸福的生活。

瘟神：告
毛泽东

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绿水青山枉自多， 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 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 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 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 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 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 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 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 纸船明烛照天烧。



第 二 场



第
三
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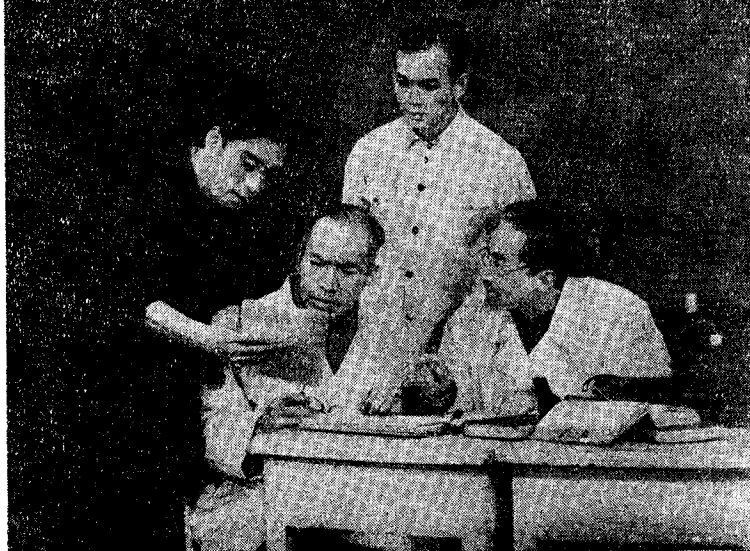


第 三 场

第
四
场



第
四
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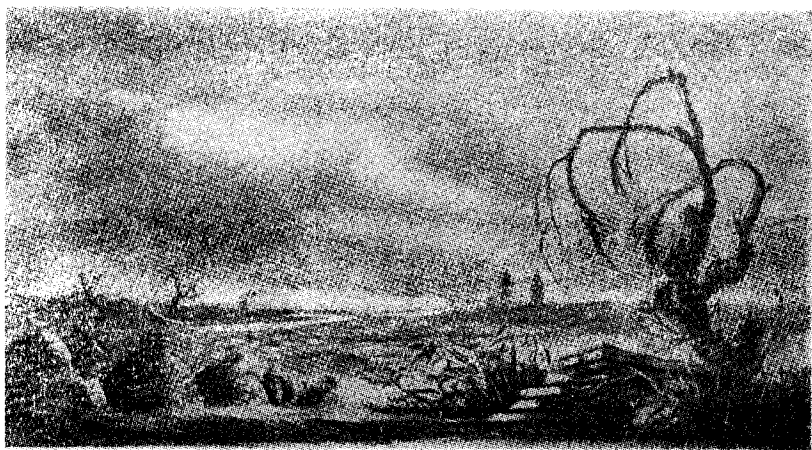


第七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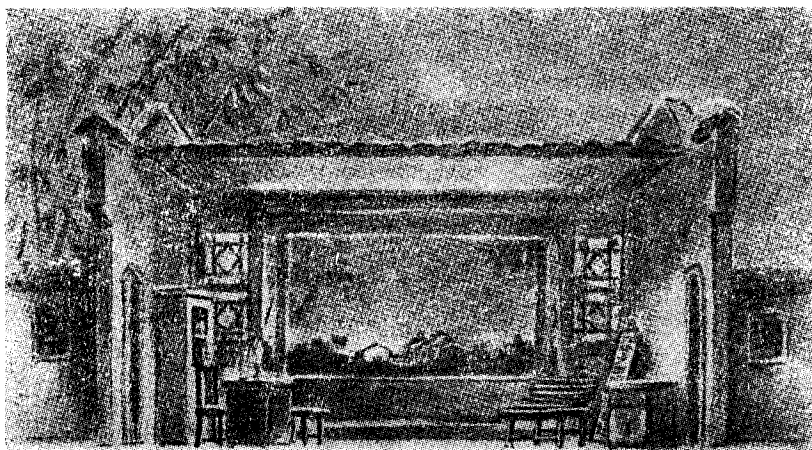
尾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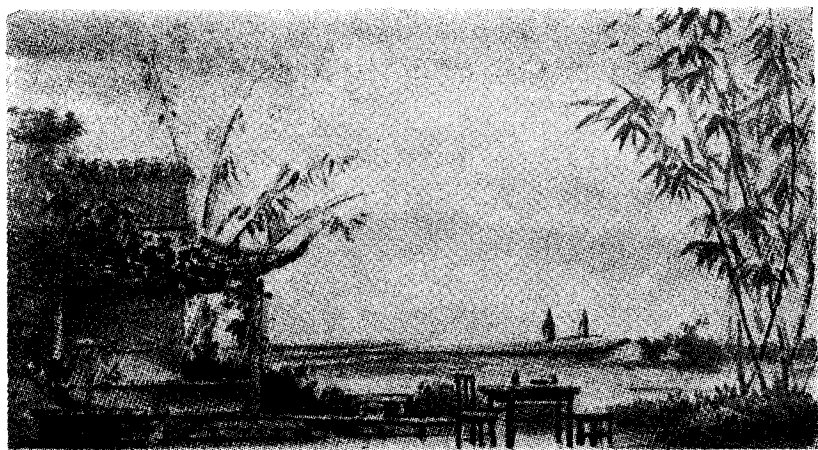
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出 应日隆摄



序 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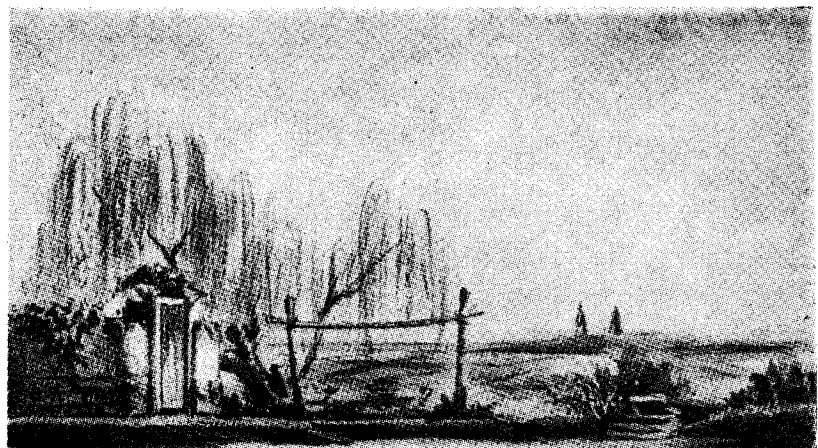
第一、二、幕七幕 血防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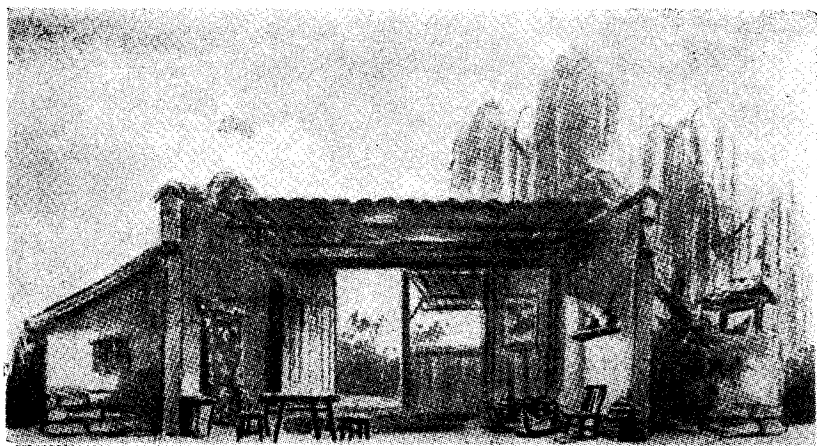




第三幕 血防站庭院

第四幕 苦妹子家门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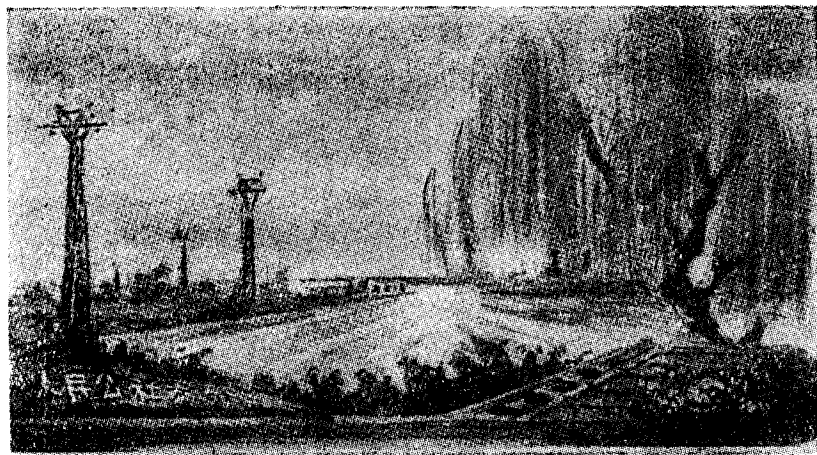




第五幕 苦妹子家

第六幕 方冬哥家门口





尾 声

杜时象绘

人 物 表

罗舜德——血防站长，三十岁。

苦妹子——农妇，二十四岁。

方冬哥——新调来的拖拉机手，二十五岁。

方妈妈——冬哥的母亲，五十七岁。

方老爹——冬哥的父亲，比他的妻子大十岁左右。

刘 翔——血防站副站长，医师，二十八岁。

刘 辉——医学院毕业生，二十二岁。

秦文佩——护士，二十四岁。

李根香——合作社主任，二十七岁。

李大爷——李根香的父亲，社干部，六十岁。

赵黑牛——冬哥的助手，徒弟，十六岁。

江院长——上海医学院院长，五十岁。

余先生——中医，六十岁。

张书记——县委书记，四十岁。

农民们——（寡妇，赵二婶，夏有根，农民甲、乙、丙、丁）

医生、护士——若干人。

国民党官、兵——各一人。

保 长

壮 丁——四五人。

序 幕

幕在音乐声中缓缓开启。

舞台上是一片苍茫的夜色，野冢累累，断壁林立。虽已仲春天气，春天仍无消息。只有桥下一株将萎的老梅独自残留着一两枝苍白的花蕊，在寒风中摇曳。

逃难的行列，在沉重悲怆的音乐声中，扶老携幼缓缓过场。他们衣衫褴褛，形容枯槁，大腹便便的晚期血吸虫病人，时有可见。

少顷，音乐渐低，一个苍凉的声音，随着如泣如诉的二胡声唱起来：

唱起歌来哭哀哀，
双塔山下病成灾。
多少人家田地荒，
多少人家绝后代。

一个蓬头素服、头缠白纱的青年寡妇，从村内出来，向桥上走去，她领着一个小女孩。女孩头戴白帽，帽上缝一块小小的红布，手中提一大串纸钱和锡箔。

少顷，方老爹一家四口自桥上走下来。方老爹的腹部隆起，满面病容，手中拄着木棍，不住地喘息。方妈妈小心地扶着他，十五岁的方冬哥肩上斜背一只大包裹，紧紧跟着，十四岁的童养媳苦妹子，腋下挟一卷黑色的破棉絮，手上提着一个破竹篮，远远地跟在后面。正当一家四口在寒风中茫然四顾，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忽有撕裂人心的妇人的哭声传来。

方老爹气喘更急了，摇摇欲倒，方妈妈连忙扶他向土地庙前的石凳走去，但没来得及，方老爹跌倒在地。

方妈妈 冬哥爹，冬哥爹！

〔方冬哥放下包裹，前来帮助，苦妹子吃力地把包裹背起来。〕

〔桥上出现了一个挑担子的青年，见状急放下担子，帮忙把方老爹扶起，让他坐上石凳，靠在自己身上。〕

方老爹 （醒来）你是谁？

青 年 跟您一样，也是逃荒出来的。

方老爹 听你口音也象江西人，你贵姓？

青 年 我姓罗，是江西玉山的。

方妈妈 那我们还是同乡呢，我们姓方，也是玉山的。家乡生大肚子病的人太多了，实在活不下去了。（拭泪）

青 年 唉！都一样啊！

〔方老爹呻吟。

青 年 (向方妈妈)想法子弄点水来吧。

〔方妈妈看看苦妹子。

苦妹子 我去。(从竹篮里拿出一只碗。要走——)

方冬哥 哎! (脱下自己那件补钉叠补钉的破棉袄,给她披上)

方老爹 (睁开眼睛,衰弱地)孩子妈,我不行了,你们快去逃命吧! 别为我一个,牵累你们娘儿仨呀!

方妈妈 (泪汪汪地)别说这个,要死也死在一块儿。

方老爹 (支起身子,伸出手)冬哥,苦妹子,你们过来。

方妈妈 你要干什么?

方老爹 你们都过来呀!

〔方冬哥与苦妹子走过去。

方老爹 (看看妻子,看看孩子,凄凉地)冬哥,要好好孝顺你妈。

方冬哥 (跪下)爹。

方老爹 苦妹子,你到我家来,没过着一天好日子,可委屈了你了。

方妈妈 (哽咽)好好的说这些干什么?

方老爹 冬哥妈,冬哥是咱们方家的命根子,你要好好照顾他。我看还是早一点把他们俩的亲事办了吧。过两年,他们给你抱上个孙子,就有你享的福了。(气喘)

〔苦妹子站起来,走。

方妈妈 苦妹子,小心点,别走远了。

苦妹子 哎。(下)

〔寡妇领女孩过场。〕

方妈妈 老乡，这是什么地方？

寡妇 (注意到方老爹，惊)你们从哪儿来？

方妈妈 江西。

寡妇 (含泪的声音)你们走错地方了。老大爷这病，我们这儿也有。这四边几十里，人都快死绝了。(说不下去，一手掩面，一手拉女孩下)

〔大家目送，歌声又起：〕

唱起歌来哭哀哀，

双塔山下病成灾。

有男不娶双塔女，

有女不到双塔来。

方妈妈 (绝望地)老天爷呀！怎么走了一个月还没走出去呀？

方老爹 (痛苦地)吃了一辈子苦，死了还得做孤魂野鬼，回不了老家！（踉跄向桥上走去）

方妈妈 冬哥爹，你上哪儿去？

〔枪声自远处传来，远处出现火光。〕

〔大家慌乱。〕

方冬哥 (急上高坡，喊)苦妹子，苦妹子！

方老爹 (向方妈妈)你去，去看看她怎么还不来？

方妈妈 (也走到高坡上，喊)苦妹子，苦妹子！

〔方老爹趁他们都不注意，踉跄地走上了桥。突然扑通一声，他跳下河去，接着响起一片水花四溅的